

文選李善注

冊十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

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屠末之子孫恩深而

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

有令名以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及於己攝提貞于孟陬兮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

降惟辭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皇覽揆余于初度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文選卷第三十二 中華書局聚



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何不改此

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穢乘騏驥以馳

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來吾導夫先路得言已如

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昔三后之純粹兮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

化興而萬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豈維紉

夫薰蒞紉索也薰蒞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彼堯舜

之耿介兮耿光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

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昌披衣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步

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惟黨人之偷樂兮

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惟黨人之偷樂兮

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

也與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忽奔走以先後

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

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

子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諭而疾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

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言貌也易曰忍而不能舍也止

也言己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

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

也使乎正之唯用懷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

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

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余既不難離別兮近曰離傷靈脩之數化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

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猶

為畝留夷與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香草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

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願

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峻長也願

也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俟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

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已

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

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食曰婪憑不馱乎求索憑

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絮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羌內恕己以量

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各興心而嫉妬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接心為恕量度也

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絮使不得用也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其將至兮

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立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

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飡秋菊之落英言己日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

言吞陰陽之精蘊動以香淨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苦以練要兮苟誠也長願呼感領亦

何傷願領不飽貌也言己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練簡也擊木根以結蔭兮

擊持貫薛荔之落蘂貫累也薛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

之實執持忠信不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索胡繩之纏纏胡繩香草

為華飾之行也文選卷三十一 一 中華書局聚

好貌言己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善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也周合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

人欲顯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己自傷施行不合

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

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鞿羈兮鞿

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繫也鞿羈也鞿羈兮鞿

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為讒人所讒羈而係鞿羈也既替余以蕙纊兮纊佩

申之以攬篋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亦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篋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亦我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恨也

支解九死終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終不察夫

人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

女嫉余之娥眉兮衆女謂臣衆也娥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諑謂毀也諑音聚

衆女嫉妬娥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猶謂毀也淫邪也言固時俗之工巧兮

面規矩而改錯傾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疆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

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競周

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奔忠直隨

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僚饨鬱邑余侘僚兮侘僚失志貌也侘

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僚丑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饨饨而憂

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也余不忍爲

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驚鳥之不羣兮驚執也謂能忍以忠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

鷙之類也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自前代而固然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

獨於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邪言忠佞不相爲謀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取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

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悔相道

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



不明察當若比干仗節死義故長迴朕車以復路兮迴旋也及行迷之

未遠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步余馬於蘭

臯兮步徐行也馳椒丘且焉止息上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

以觀聽懷王遂馳高澤曲曰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

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己誠欲遂制芰荷以為衣兮也荷扶藁也集芙蓉

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芳與澤其雜糅兮

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德

之臭也澤質之潤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

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忽反顧以遊

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

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

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

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

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女頽之嬋媛兮女頽屈原姊也嬋媛

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予申重也言女頽見己施行不與衆合曰鮫婞直以

亡身兮曰女頽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鮫婞音涇很也終然天乎羽之野蚤死曰夭言亮

使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汝何博謇而好脩

死於中野女頽比屈原於鮫不承君意亦將遇害兮紛獨有此婞節女頽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

施以盈室兮曰終朝采葭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獨

離而不服判別貌也女頽言衆人皆佩葦葭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

故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

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堯獨而不予聽堯孤也詩

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堯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

節度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

詞者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沅湘水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

文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沅湘水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

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

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文敘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

用厚生謂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

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

第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也田獵

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澁又貪夫厥家澁寒澁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

為國相澁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

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

故言鮮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澁子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澁取

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厥首用夫顛隕首頭

其欲以殺夏后相也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

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稟盪舟俱不

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

澆寒澁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

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後辛之菹醢兮辛殿之亡王紂名也殷宗用

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湯禹嚴而祇敬兮嚴畏

而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湯禹嚴而祇敬兮也祇

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

之助子孫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

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陂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

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謂天下也言

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茂盛也瞻前而顧後兮顧視相觀人之

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夫孰非義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

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沾余身而危死兮沾猶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

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不量鑿而正柄兮量度也固前脩以菹醢言

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

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曾戲歎余鬱邑兮會累也戲歎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

之時而值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詞兮

敷布敷布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

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

憂思憂思駟玉虯以乘鸞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虯鸞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鸞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

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虯朝發軔於蒼梧兮朝

輪木也蒼梧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閩闔之

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鑊也文日忽忽

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日御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

所入之山且勿附近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

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摠

余轡乎扶桑

攬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暘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

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崑崙西

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

聊須臾以相羊

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也言已攬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

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

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鸞皇為余先戒兮

鸞俊鳥也皇雌鳳凰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

具

雷為諸侯以與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

又繼之以日夜

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

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

帥雲霓而來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

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紛緜緜其離合兮

總總猶傳傳聚

貌班陸離其上下

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班然散

亂而不可知之也

吾令閻闔開關兮

帝謂天帝也閻主門者

倚閻闔而望予

閻闔天門也言己求

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懇天帝使閻闔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昏貌罷極

文

選

卷三十一

七中華書局聚

也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

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朝吾將濟於

白水兮

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岷嶓之源斂之不死登閬風而縹馬閬風山名在岷嶓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

溷濁則欲度白水登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

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山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

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仁義

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相下女之可貽

相視也貽遺也言己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

隆乘雲兮

豐隆雲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

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纒以結言兮纒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紛總總其離合兮忽

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總總其離合兮忽

緯繡其難遷

緯繡乘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乘戾而見

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曰窮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朝

濯髮乎洧槃

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

居而不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曰傲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

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

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弃而更求賢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

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望瑤臺之偃蹇兮

偃蹇高意

見有娥之佚女

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爲

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瑤臺高峻

吾令鳩爲媒兮

鳩惡鳥也明有

賊鳩告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

余猶惡其佻巧

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心猶豫而狐

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己令鳩爲媒其心謙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

禮又不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爲帝嚳次妃有娥氏

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得簡狄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

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文

卷三十一

八中華書局聚



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泥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婚。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素交妃。則不肯見。求爾狄。又後高辛。少康

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拙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

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

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閨。深也。哲王又不

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寤自明智之王。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已何況不智之君。

而以閨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

與此閨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以筵筮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筵。筮音專。

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氣

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

思故居而不去也

此皆靈氛之詞

時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亂貌孰云察余之美惡

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

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

人其獨異

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

蒿也盈滿也

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

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

察視也

豈瑾美之能當

瑾美玉也相玉書言

理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藏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

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糞壤以充幃兮

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

謂申椒其不

芳

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

豫而狐疑

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

也懷椒糝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精美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糝要之使筮吉凶百神

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糝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

使九疑之神紛然

皇剡剡其揚靈兮

皇皇天也

告余以吉故

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

求矩矱之所同

也獲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  
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化也 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

也摯臯絲而能調韋伊尹名湯臣也谷絲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也

陽而安 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說操築於傅巖兮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

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

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

高 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

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 甯戚之謳歌

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

兮甯戚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

之知其賢舉用爲御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也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

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 恐鷦鷯之先鳴兮鷦鷯一名買

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弟鳩桂使百草爲之不芳言我恐鷦鷯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

罪過 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衆夔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

蔽之傷不得施用也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

好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

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

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

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

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言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

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美以從俗兮委棄苟得引乎衆芳言子蘭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

賢之椒專佞以慢詔兮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椒又欲充其佩幃椒菜黃也似

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

蘭芷之閒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

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又何芳之能祇祇敬也言子蘭

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

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

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

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

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芳菲菲而

難虧兮虧也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和調度以自

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應執守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

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也精瓊糜糜音以為糧音張精鑿也糜屑也糗糧

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

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

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遭吾道夫崑崙兮遭轉也楚

路脩遠以周流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揚雲霓之

晦藹兮揚披也晦藹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

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

夕余至乎西極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鳳皇翼其



舞而不遇其時故假  
日游戲媮樂而已  
陟升皇之赫戲平兮皇皇天也赫忽臨睨五計夫

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岷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僕夫

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奇局顧而不行據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

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亂曰亂理也所以發

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

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

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又何懷乎

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

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 九歌四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也諫

###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

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

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

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瑶席兮玉瑱盃將把兮瓊芳蓋何不也把持也

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薰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

也易曰藉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

進桂酒椒漿揚枹兮拊鼓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

使靈巫緩節而舞徐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

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芳菲菲兮滿堂非非芳貌也言乃使姣

奮袂偃蹇而舞芬芳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君欣欣兮

樂康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己重作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

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脩饗

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



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靈連蜷巨員反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

也既已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

留止也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

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

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與而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

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聊翱游兮周章聊且也周章

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聊翱游兮周章猶周流也言

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

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

而美有焱遠舉兮雲中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

光文也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思夫君兮太息君謂

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君謂憺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

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數中心煩勞而憺憺

之尚復 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

猶豫 以爲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美要眇兮宜

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脩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沛普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

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

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望夫君兮歸來君謂吹參差兮誰思

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

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駕飛龍兮北征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

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故居 遭吾道兮洞庭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

也薛荔拍兮蕙綢 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承荃橈兮蘭旌荃香草也

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薰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爲楫權蘭爲旌旒動以香絮自脩飾望涖陽兮極浦涖

者江隋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

隨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己精揚靈兮未極極已 女嬋媛兮爲余太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己也

息女謂女嬋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爲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之言亦欲變 隱思

君兮隄符君謂懷王也隄陋也言己雖見放棄桂櫂兮蘭棹櫂棹也棹

船傍斲冰兮積雪斲斲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斲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采薜荔兮水

中攀芙蓉兮木末攀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地涉水而求薜荔

登山緣木而采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芙蓉固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

可合亦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勞而已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石

瀨兮淺淺音濺瀨湍也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流疾貌

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交不忠兮怨長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

言己執履忠貞雖獲罪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閒暇也言君常與己

不閒暇遂以疏遠朝騁驚兮江臯朝朝以喻己盛也澤曲曰臯言己願

道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女以喻衰言日夕鳥次兮屋上

次舍也過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鳥次兮屋上

信為次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眾鳥舍止我水周兮堂下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

遺離也珮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棄逐常思念君設遺余佩兮澧浦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遺余佩兮澧浦

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

芳洲香草叢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  
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  
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更變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聊逍遙兮容與逍遙  
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目眇眇兮

愁予眇眇好貌也子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

湘流故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搖木貌

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與佳期兮夕張佳

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歡饗之也

鳥萃兮蘋中萃集簪何爲兮木上醫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醫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

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

亦異於衆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

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  
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往來無形近

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麋何為兮庭中麋獸名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

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夕濟兮西滋濟渡也滋水涯自傷聞佳人兮召子子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

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蓋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荃壁兮紫壇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

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以桂木蘭橑以木蘭為橑辛夷楣兮辛夷香草

以作以作葺房葺白芷也罔辟荔兮為帷罔結也結薛荔為帷帳擗蕙櫨兮既張擗折

也也以折蕙白玉兮為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為芳石蘭香草芷葺兮荷

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

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

積衆芳以為殿堂脩九疑九疑山名續兮並迎九疑山名靈之來兮如雲言九疑

疑之山神續然來迎二女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遺余襟兮澧浦襟襜也

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蹇汀洲兮杜若平

也將以遺兮遠者

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

也時不可兮驟得

驟數

聊逍遙兮容與

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言己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

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

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夫人自

有兮美子

夫人謂萬民也蓀何以兮愁苦

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



用思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滿堂兮美人

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入不言兮出

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

得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

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荷衣兮蕙帶

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夕宿兮帝郊帝謂君誰須兮

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

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晞汝髮兮陽之阿陽不晞阿曲阿

乾髮陽阿齋戒絮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臨風恍

兮浩歌恍失意貌也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孔蓋兮翠旌言司命

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

除邪惡輔竦長劍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劍

仁賢也

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

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盼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笑目眇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

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

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

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

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

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表獨立兮山

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

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也詩云匪風飄兮言

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歲既晏兮孰華

子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采三秀兮於

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

山閒

三秀謂芝草也

石磊磊兮葛蔓蔓

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閒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

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

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

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

日召己

山中人兮芳杜若

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

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

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

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

援啾啾兮猿夜鳴

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號猿响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援猿善鳴以興

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己怨于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九章一首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

年既老而不衰

衰懈也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

老不帶長缺之陸離兮長缺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缺也冠切雲之崔巍崔巍高貌

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被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

之劍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之珠腰佩美玉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吾方高馳而不

德寶兼備行度清白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駕青虬兮騭白螭言虬螭神獸

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

遇聖帝升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

光言己年與天地相敵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壽楚俗嫉害忠

人無知我旦余濟兮江湘日明也濟度也言己遭放棄以明日時始

賢者也君不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欵秋冬之緒風欵數也緒餘也言

明也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步余馬兮山舉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

而長歎之中憂思也壯強行山舉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於方林無所載任乘於船上

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沅兮船名船有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權也汰水波言己始去乘窳

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

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權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己疑惑有意還之者也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

陽也渚汜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己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

余心其端直兮苟誠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

也故論語曰子入遼浦余儻個兮遼水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

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

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峻峭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濕泥濘也霰雪紛其無垠兮

之盛寒涉冰凍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

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

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使人並進滿朝廷

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吾不能變

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

扈羸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

慰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

越竟滅吳故逢殃也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

婦比于正謀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

於是乃殺比于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忠直

而遇患害若比于子胥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

之君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

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己不逢明君思慮

### 卜居一首

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建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僻遠竭智盡忠建造策謀

蔽鄣於讒遇詔心煩意亂意憤不知所從迷瞽乃往見太卜鄭詹尹

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惑願因先生決之斷吉詹尹乃端策

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屈原曰吐詞吾寧悃悃款款志純

朴以忠乎竭誠將送往勞來追俗斯無窮乎不困寧誅鋤草茅刈蒿

以力耕乎耕稼將遊大人事貴以成名乎榮譽寧正言不諱諫君

危身乎被刑將從俗富貴食重以媮生乎身安寧超然高舉讓官以

保真乎

守玄

將呢訾慄斯

承顏

喔咿嚅唳

強笑

以事婦人乎

詘也

廉絜正直

志如玉也

以自清乎

脩絜

將突梯滑稽

轉隨俗也

如脂如韋

柔弱也

潔楹乎

順滑

寧昂昂

志行高也

若千里之駒乎

才絕

將汜汜

普愛

若水中

之鳧乎

羣戲

與波上下

隨衆高卑

以全吾軀乎

憂患

寧與騏驥抗軌乎

冲天

將隨駑馬之迹乎

安步徐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

飛雲

將與鷄鶩爭食

乎

豕糠

此孰吉孰凶

誰喜憂也

何去何從

安所

世溷濁而不清

行也

為重

近讒

千鈞為輕

遠忠

黃鍾毀棄

賢隱

瓦釜雷鳴

愚謹

讒人高張

居朝

賢士無名

身窮困也

吁嗟嘿嘿兮

世莫論也

誰知吾之廉貞

不別

詹尹乃

釋策而謝

能明不

曰夫尺有所短

騏驥

寸有所長

雞鶩

鳴物有所不

足

地廣東

智有所不明

孔子厄

數有所不逮

天不可

神有所不通

日

能夜

照也

用君之心慮也

行君之意操也

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君不能決

漁父一首

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逐也遊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荆棘也顏色憔悴奸黷黑也

微力遲切形容枯槁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怪屈也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

何故至於斯此患也屈原曰世人皆濁衆貪也我獨清己也衆人皆醉

感財賄也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疑滯於物不

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也世皆濁人貪也何不漚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

與沈浮也衆人皆醉巧伎曲也何不鋪其糟從其俗也而飲其醪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

舉獨行忠直自令放為遠在他域屈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也新

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己清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也寧

赴湘流自沈淵也葬於江魚腹中身消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皎也蒙世俗

之塵埃乎被汗點也漁父莞爾而笑笑難斷也鼓枻而去叩船也乃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沐浴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

遁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



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珍做宋版印

悲哉秋之爲氣也

寒氣聊戾歲將暮也

蕭瑟兮

陰令促急風疾暴也

草木搖落

華葉隕零肥潤去也

而變衰

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

慄慄兮

思念暴戾心自傷也慄音了

若在遠行

遠客出去

登山臨水兮

升高遠望視江河也

送將歸

族親別逝還故鄉

泫泫兮

泫泫而虛

靜也或曰泫泫猶蕭條無雲貌也泫音血

天高而氣清

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寂

漻兮

源漻順流漢無聲也

收潦而水清

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

愴悽

增欷兮

愴痛感動歎息也

薄寒之中人

傷我肌膚變顏色也

愴愴愴兮

中情愴悽去意不得也

故而就新

初會鈕鍔志未合也

坎廩兮

數遭患禍身困窮也

貧士失職

亡失財物逢寇賊也而志不

平

心常憤懣意未明也

廓落兮

喪志失耦塊獨立也

羈旅而無友生

遠客寄居孤單特也

惆悵兮

失羣惘也

而私自憐

竊內念己自閔傷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

將入大海飛徊翔也

蟬寂寞而

無聲

蟬蝸斂翅而伏藏也

鴈唳唳而南游兮

雄雌和樂羣戲行也

鷓鴣啁啾而悲鳴

奮翼呼而

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候鴈鷓鴣喜

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鷓鴣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

獨申旦而不寐

夜坐視瞻而終明也

哀蟋蟀之宵征

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爲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

兮

夜坐視瞻而終明也

哀蟋蟀之宵征

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爲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

月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時疊疊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進往也王

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考無成功也

悲憂窮蹙兮脩德見過獨處廓孤立特止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心

不繹常念弗解去鄉離家兮背違邑里來遠客去郢南征超逍遙兮

遠出游逝今焉薄皆謙賊也專思君兮在胸臆也不可化恩義篤也

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可柰何頑嚚難啓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心煩

愴兮忘食事思君念主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君之心兮與余

異方圓殊性車駕兮竭而歸迴逝言還不得見兮心悲自傷流離倚

結軫兮太息伏車重軫涕潏潏兮霑軾泣下交流慷慨絕兮不得心

悲恨心中警亂兮迷惑思念煩惑私自憐兮何極哀祿命薄心怛怛

兮諒直志行忠正

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爾竊獨悲此凜秋微霜凄愴

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奄離披此梧楸痛傷茂木去白日之

文 卷三十三 六 中華書局聚

昭昭兮而湮沒也襲長夜之悠悠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己盛美

之光容也余委約而悲愁而憂窮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冬又

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而重深也收恢矣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

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闡下僞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

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坎僚而沈藏民無住足

楚人謂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枝煩拏而交橫柯條糾錯顏淫

盜而將罷兮形貌羸瘦柯彷彿而委黃腹內空虛葡櫛慘之可哀兮

華葉已落莖獨立也形銷鑠而瘀傷身體憔悴枯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俱仆

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覽駢轡而下節兮安步徐馬聊逍遙以

相羊且徐低個歲忽忽而道盡兮年歲逝往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

也長悼余生之不時兮傷己幼少逢此世之任攘卒遇譖讒澹容與而

獨倚兮勞勞獨立蟋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己心怵惕而震盪兮思慮

湯若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仰明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步列星

而極明

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

蕙草芬芳以與在位之賢臣也

紛旖旎乎都房

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

盛貌也詩云旖旎其華

何曾華之無實兮

外貌若忠而心佞也

從風雨而飛颺

隨君嗜欲而回傾也

夫風爲號令雨爲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以爲君獨服此蕙萬物植故以風雨論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

以爲君獨服此蕙

兮

體受正氣而高明也

羌無以異於衆芳

乃與佞臣之同情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

傷己忠策無由

入將去君而高翔

適彼樂土之他域也

心閔憐之慘悽兮

內自哀念願一見而心惻隱也

有明分別忠與僞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身無罪過而逐放也

中結軫而增傷

肝膽破裂心剖

幅也普逼切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憤念蓄積盈胸臆也

君之門以九重

門闌局閉道路塞也

犬狺狺而迎吠兮

議佞謹呼而在側也

關梁閉而不通

關人承指阿間急也

皇天淫溢而

秋霖兮

久雨連日澤深厚也

后土何時而得乾

山阜濡澤草木茂也

塊獨守此無澤兮

恩施獨枯槁也

仰浮雲而永歎

愬天語神我何咎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

世人辯慧造詐爲也

背繩墨而改錯

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

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却騏驥而不乘兮  
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  
斥逐子胥與比干也

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賢刀與椒蘭也當世豈無騏驎兮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

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駒跳而遠去被髮為奴走橫

也奔鳧鴈皆喙夫梁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匿圓鑿

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鍤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

登棲兮羣伎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而困厄也願銜枚而無言兮

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

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謂騏驎兮安歸躊躇吳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

集棲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視顏色也

騏驎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

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

兮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餒而妄食顏闔鑿培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

而自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甯武佯愚而不言也竊不敢

忘初之厚德常受祿惠識舊恩也獨悲愁其傷人兮思念纏結摧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

憤懣盈胸  
終年歲也

### 招魂一首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

朕我也不求曰清不

身服義而未沫

沫已也言我

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己之時也沫音味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

己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爲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也

長離殃而愁苦

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遇閻主上則無所考校己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

帝告巫陽謂

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

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

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

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閻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巫陽

對曰掌夢

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

上帝其命難從

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

之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

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乃下招曰

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

來歸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為兮四方此言魂靈當扶人

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頌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賈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閉閉里也楚人名里曰閉也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眾惡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

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十日代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

也代更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也以文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彼皆

習之魂往必釋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

些言魂宜急來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

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類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常食羸蚌得人之肉用祭蝮蛇綦綦蝮大蛇綦綦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

也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蝮蛇綦綦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

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積聚綦綦爭欲齧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

以益其心些倏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歸來歸來

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手流旋入雷淵旋轉也糜散

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

而不可止些糜碎也言欲涉流沙則不入雷公之室赤蟻若象蟻蚋玄蠶若

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得免脫赤蟻若象蟻蚋玄蠶若

壺些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五穀不生叢管是食

些柴棘為叢管茅也言西極之地不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方之

土溫暑而熱焦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

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魄欲魂兮

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

疾雪隨之飛行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魂兮歸來君無

千里乃至地也上天些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執其開閉言豕天下欲上之

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豺狼從

目往來佻佻些佻佻行聲也詩曰佻佻征夫有豺狼之獸懸人以嬉

投之深淵些投擲也言豺狼得人不得啗食先懸其頭用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此瞑臥也言投入已訖上致命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則

逢害身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土伯九

約其角鬻鬻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鬻鬻角利貌言地有敦

脈血拇敦厚也脈背也逐人駸駸些駸駸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

中血湧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此皆甘

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魂兮歸來入

脩門些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秦篝齊縷篝落也鄭絲絡

些綿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招具該備永嘯

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

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天地四方多賊姦些賊

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像設君室像法靜閑

安些無聲曰靜空寬曰閑言乃為君造設第室高堂邃宇邃深也櫪

層軒些

楹楹也從曰楹橫曰楹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楹楹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

累樹

層累皆重也木謂臨高山而網戶朱綴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刻方連些刻鏤也橫木闕柱為

臨高山而

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刻方連些刻鏤也橫木闕柱為

鏤綺文朱丹其椽雕

鏤綺木使方好也冬有突夏笑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夏室寒

些

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川谷徑復谷徑過也復反也

流潺湲些

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光風轉蕙日出而風草

木有光色

汜崇蘭些汜猶汎汎搖動貌也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

而益

經堂入奧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

也

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筵簟好席可以休息砥室翠翹砥石名也

也

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

也

翹羽絃曲瓊些絃懸也曲瓊玉鈎也言內臥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

謂儻個

曲房也翡翠珠被雄曰翡翠雌曰爛齊光些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

然而同光明

藹阿拂壁藹藹席也阿曲羅幃儻張些羅綺屬也張

則以藹席薄牀四壁及與

纂組綺縞纂組綴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

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東玉璜為幃帳之飾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

好怪物無不畢具蘭膏明燭以蘭香練膏也華容備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蘭

雕鏤百獸華奇好備也錠都定切二八侍宿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

也射遞代些射獸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

侯淑女淑善也多迅衆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感鬻不

同制鬻鬻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

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態姿也順彌代些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

承順上意弱顏固植志也審其有意些審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

不可侵犯則審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姍容脩態姍好貌也緜亘洞房些緜竟也房室也

女其貌姍好多意長智羣聚娥眉曼睩曼澤也目騰光些騰馳也

之貌娥眉玉貌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心也靡顏膩理膩滑也遺視矚些遺竊視

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夷滑中心離榭脩幕離別也脩長侍君之閒

閒些閒靜也願令美女於離宮別背帷翠幃飾高堂些言復以翡翠之羽雕



熟之則膜美也膜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濡蘇本切臘仁珠切

斃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些柘藟蔗也言復以飴蜜濡斃炮羔令鵠酸鵠

鳧雙子充切煎鴻鵠些鴻鵠鴈也言復以酢醬烹鵠露雞

臞蠙露雞栖難也有菜曰羹無屬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菜曰臞蠙大龜也蠙以規切屬而不爽些名羹曰爽言乃復烹

露棲之肥雞臞蠙龜之粗妝蜜餌有餠餠些餠餠餠也以蜜和米麩肉其味清烈不敗也

又有美錫衆瑤漿蜜勺瑤玉也勺沾也實羽觴些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味甘具也

之滿羽觴控糟凍飲控搯也凍冰也耐清涼些耐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以漱口

之冰上然後飲之酒華酌既陳酌酒也有瓊漿些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寒清涼又長味好飲

用者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妨害也言若魂急來歸還反所也

也肴羞未通魚肉為肴羞進也女樂羅些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慇懃未通則女樂列堂下陳

鍾按鼓按徐也造新歌些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衆絕異涉江采蔭發楊

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己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楊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

顏醜些朱赤也醜著也言美女飲啗鮮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娛光眇視娛戲也眇眇也目曾波些波華

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娛戲身有光文映視曲被文服纖文謂綺繡也

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長髮曼鬢

曼澤曼澤豔陸離些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

而難形也二八齊容也齊同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

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衽若交竿撫案下些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袖掉搖

而徐行竽瑟狂會並狂猶填田鳴鼓些填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彈瑟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吳歛俞

蔡謳吳蔡國名也奏大呂些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

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

分別放陳組纓也班其相紛些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

整理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

而陳激楚之結激感也結頭髻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

故秀異獨前崑蔽象碁崑玉蔽簿箬以玉飾之也有六簿些投六

而先進也崑蔽象碁或言崑露今之箭囊也有六簿些箬行

六棊故為六簿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分曹並進也曹偶道相迫些道亦

言分曹列籍並進伎巧投箸行棊轉相道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成梟而牟倍勝呼

五白些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晉制犀比晉國名也也

也比集費白日些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鏗鐘搖籟也

也搖楔梓瑟些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楔古八切娛酒不廢樂

也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面以忘憂也或曰

又曰和樂且耽言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言鑼錠盡雕琢錯鏤

思撰猶博也蘭芳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君人有

所極同心賦些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酌飲既盡歡樂先故

些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己歡欣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神宜急

居舊故之處亂曰獻歲發春兮獻進汨吾南征些征行也言歲始來

皆感氣而生自傷葦蘋齊葉兮爾雅曰葦白芷生些言屈原放時葦

放逐獨南行也哀也齊白芷萌牙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路貫廬江兮貫出也廬

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倚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猶區也瀛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

瀛遙望博遙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青驪結駟兮純黑為驪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

馬為齊千乘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駟也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懸火延起兮玄

顏蒸懸火懸鎧也玄天也言己時從君夜獵懸鎧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于天使黑色也步及驟處兮

驟走也誘騁先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處止也誘騁先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抑騫

若通兮抑止也騫馳也引車右還還轉也言抑止馳騫者順通也與王趨

夢兮課後先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鄭公之女淫而生子奔諸夢中言己與懷王俱獵越

於夢澤之中課第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君王親發兮發射也憚青兕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

今乃放逐數而自傷閱也朱明承夜兮朱明謂日也承續也時不見淹淹淹久

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畢蘭被徑兮畢澤也被覆也斯路漸漸沒也

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湛湛江水兮

將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專用亦將隕顛也

中鳥獸所聚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不可居也君惠而身放棄會不如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

不可居也



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  
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遠哀傷不足處也  
魂兮歸來哀江南  
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  
土地僻遠山林峻岨誠可

招隱士一首

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  
閱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

異故作招隱士之  
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

漢書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  
被自詰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

未至自  
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

桂樹芬香以興  
屈原之忠良也

山之幽而隱藏也

偃蹇連卷兮

容貌美  
好德茂

也盛枝相繚

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  
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

山氣隴從兮

岑峯嵒嵒雲壙  
鬱也壙鳥孔切

石嵯峨

嵯峨截辭  
峻蔽日也

谿谷嶄巖兮

崎嶇間窈險阻備也問呼  
雅切窈于軌切備苦滑切

水曾波躍

澧沛流

迅疾也

猿狖羣嘯兮

禽獸所居志樂  
佚也狖余救切

非君子之所處

猿狖虎豹  
非賢者之偶也斲下沒切

攀援桂枝兮

遠望愁也  
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

王孫遊兮

隱士避世不歸  
在山隅也

春草生兮

萬物蠢動  
抽萌芽也

紛榮華也

歲暮兮

年齒已老  
壽命衰也

不自聊

中心煩亂  
常含憂也

蟋蟀鳴兮

喜呼號也  
秋啾啾

秋節將至悲噤嗥也以言物盛則塊兮軋霧氣山曲嵒盤詰心淹留

兮志望絕也洞荒忽亡妃匹也罔兮沕精氣失也僚兮慄心刺切也虎豹岵穿岵也膠

叢薄深林兮攢刺人上慄色也欽崟碣礧兮山阜顛也硎硎礧礧崔巍

樹輪相糾兮交錯扶疎林木菱飀枝葉盤紆菱音跋青莎雜樹兮草木列居蘋草羸

靡隨風披敷白鹿麕麇兮衆禽並遊或騰或倚殊異狀貌崟崟兮峨峨頭角甚殊淒

淒兮澼澼淒淒澼澼毛衣若濡獼猴兮熊羆百獸皆俱也慕類兮以悲哀己不遇也

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攀援桂枝兮配託香木聊誓同志也聊

淹留踟躕徘徊虎豹鬪兮殘賊之獸忽急怒也熊羆咆貪殺之獸禽獸駭兮羣

之羣驚奔走也亡其曹違離鄉黨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山中兮不可以久

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驩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言玉

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太子曰憊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

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

也曰富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言邪氣入內而爲逆其堅若結

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紛屯澹淡噓唏煩

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轡車籍交革也轡音色也紛屯澹淡噓唏煩醒紛屯澹淡噓唏煩與戲古字通噓許冀切列子曰戲敬噓貌方言曰哀

文選卷三十四 中華書局聚

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與素問問岐伯曰不得臥者

是陽明之逆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荅曰精氣奪則虛精神

越渫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

平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

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

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

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

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温淳甘臙腥醲肥厚温淳謂凡味之厚也韓

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臙腥醲肥厚子曰夫香美臙味甘口

曼煖燁燁熱暑曼輕細也說文曰燁火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

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達國語注曰鑠銷也況其

在筋骨之閒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

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蹶之機高誘曰怡至也蹶

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顯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  
俗釐而為歷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俗詞理切釐渠

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

誘曰釐逆寒疾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

痿蹙不能行也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甘脆肥膿命

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廣雅曰脆

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

隨不能屈伸也血脈淫濯手足墮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

窳弱也漢書注曰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

王勾踐竊有夫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

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

也總稱往來游醺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

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雖令扁鵲治內

巫咸治外尙何及哉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

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  
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救也

賈逵國語注 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

曰尚且也 讓謂之承閒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爲羽翼高誘

氏春秋曰掩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循太子曰

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

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不欲聞之乎

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

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

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

注曰七湍流遡波又澹淡之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

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

也朝則鸛黃鳴鳴焉爾雅曰鸛鸛黎黃高唐賦曰干雩鸛黃禮記

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書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

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

楚辭曰鷓鴣鳴而悲鳴

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斬以

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

論語曰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擊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擊

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繭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

孤子之鈞以爲隱九

寡之珥以爲約

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達國語注曰鈞帶鈞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

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使師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

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

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

子曰上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蘄兮

雉朝飛

宋玉笛賦曰麥秀蘄兮鳥華翼坤蒼曰蘄麥芒也慈斂切

向虛壑兮背槁槐

說文曰槁與槁古字通

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

行蚊蟻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

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螻

也居北切方言曰南楚或謂姑爲螻爾雅曰蟻蚘蟻也拄陟羽切

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

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擣牛之腴菜以筍蒲

說文曰擣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擣黍幾何擣或爲糠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



毛詩曰其藪維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飶禮記曰士無故不殺

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鉅高誘

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日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搏飯

徒完切說文曰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以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

爨嘗也穿劣切於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溜瀉熊蟠之臠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臠熊

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薄耆之炙鮮鯉之膾薄耆未詳一日薄切

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耆之炙鮮鯉之膾薄耆未詳一日薄切

也耆今人謂之耆頭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蘭英之酒酌以滌

口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

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

宦大輅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

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飶大歠如湯沃雪說文曰歠飲也昌

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

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諱

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

檻車而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鶴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

有距虛呂氏春秋曰穉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穉麥分劑而食馬馬肥

詞注曰稻稂穉麥挈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

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脈憤與外強中乾羈堅轡附易路易平

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呂氏春秋

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

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

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

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

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

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然之與射千

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忘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

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

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

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

名也孔

文

卷三十四

四中華書局聚

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

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

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也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浮游覽觀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禮記孔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臺城層

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為漣漣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鳥鶡鶩

鳥名鶡鶩鶡鶩翠鬣紫纓鬣首毛也鶡鶩龍德牧邕羣鳴並鳥形未

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

雲遠長懷寂溲無聲源與寂音義同也林賦曰悠

溲溲蓍蓍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蓍蓍二草也上林賦曰悠

蓍蓍草也又尤切蓍音猪毛蓍詩傳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

曰蓍水草也力鳥切蓍古蓮字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

蓍曰女桑夷桑也爾雅曰聖河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日

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之松豫章

木名也孔安國尚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衆芳芬鬱亂

書傳曰造至也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

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

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消息或為須臾也

酒杜連理音

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

史記曰上召子第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滋味雜陳肴糅錯該楚詞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注曰該

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爾雅曰練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

揚鄭衛之皓樂

文頴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

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頹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子之徒

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

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膺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娵子奢

莫之媒章昭漢書注曰雜裾垂髻目窈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髻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

注曰挑心招張晏漢書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注曰挑燒也髻所交切

引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

澤雜芷若以備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

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

馬驪文如茶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軾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力廷切右夏服之勁箭左爲號之

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節今步也鳥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起彈鳥爲乃號呼此枝爲弓

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義和弭節今字林

楚詞曰潯水涯也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陶

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楚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

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于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爲集也於

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恐虎

豹懼鷲鳥爾雅曰懼恐也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鑿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

角也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無創而

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以五

校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幾滿大

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

珍傲宋版印

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

旌旗偃蹇羽

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

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

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墁也墨或為

壓也說文曰圻地圻墁也魚斤切純粹全犧獻之公門乃攘竊神祇

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詩曰獻研于公

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

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既盡也

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

莫闇貌也

說文曰莫毅武孔猛袒裼身薄

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禮裼暴虎毛萇曰袒裼

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

白刃磴磴矛戟交錯

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

刀銘曰刀刺收獲掌功賞賜金帛

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

張揖上林賦注曰淹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

肴脾臠又曰包鮑鮮魚鄭玄曰包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

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

必不悔決絕以諾

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

貞信之色形于

金石

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高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

歌陳唱萬歲無斃

孔安國尚書傳曰斃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

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

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

到則卽然足以駭矣卽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

温汾者所滌汔者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

轉之貌也爾雅曰饑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略智也縷辭縷也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

兮恍兮倏兮儻兮廣雅曰倏儻卓異也浩瀆濇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

乎東海爾雅曰秉執也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詩傳曰涘涯

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汨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貌也為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

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

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





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

大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遊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

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顯顯印印据据彊彊莘莘將將顯顯

波高貌也据据彊彊相隨之貌据據於切彊渠章切莘所中切莘或為莘壁壘重堅沓雜似

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旬隱凶磴軋盤涌裔原

不可當軋軋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貌涌裔行貌也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

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律碑虜骨切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

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崎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

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日涯如草

轉也方言曰菱根也謂草之根也一迴翔青箴銜枚檀桓蓋並地名

本無菱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青箴銜枚檀桓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讙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厲

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

曰闔閭曰食鉏山畫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凌赤岸簞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

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  
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烈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

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簍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誠奮厥武如振如怒  
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

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狀如奔馬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  
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混混沌沌

之執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沌徒本切渾胡本切混混沌沌

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鹿徒本切發怒座杳清升踰

跼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跼也說文曰

如淳漢書注曰蹠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淩陽

王逸曰陽侯大波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

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險險戲戲崩壞陂

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澌汨潺湲披揚流灑澌汨澌汨相撲也汨蜜

湲流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沈沈湲湲

連延相續貌沈沈禹牛切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闊悽愴

焉郭璞爾雅曰蹈履也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若

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

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

加以詹何娟蠶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娟蠶白公時人

曰娟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釋微

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孔老覽觀孟子

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

爲左也失一老或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

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莊子曰此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

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

也飛遜離俗澄神定靈

九師道訓曰遜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斂也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

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

羨此永生

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

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機微也

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超野追風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

遂屆玄微子之所居

子虛賦曰過乎泱泱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

水推移爾雅曰小而高曰岑也

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

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

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爲岫志飄

颯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

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若將飛而未

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

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纒纒

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

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子聞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

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遜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今鄭

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日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經紀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

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未之思乎像形楊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

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諳有是言乎鄭玄禮記

注曰諳悲恨之聲也諳與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

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

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必終也芒芒元

氣誰知其終春秋命厥序曰元氣各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名

又魏文侯曰夫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慕古人

魏真為我累耳有堯之遺風如淳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

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

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後靡

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列于隰朋曰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

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探隱拯沈小雅

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

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

文曰稗禾別也稗與稗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蕞鄭玄曰蕞牛類遂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諷賦曰為臣養露葵之羹

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周禮注曰豢豕曰豢膿肥貌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翼

言薄也楚詞曰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蟬翼為重也

珠翠之珍鷄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鷄搏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鷄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

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探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

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為

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

同西海飛鱗即文鱈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行臈江東之潛蠶

漢南之鳴鶉說文曰臈肉羹也蒼頡解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

糅雜也醇玄冥適臈蓐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北方水也尚

己見上注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

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而王其政平則蘭常

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林賦曰衆香發

七辨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越郭璞曰香氣射

散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

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爲魯君舉觚魯君曰

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

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

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爲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

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甘苦於是感

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

光曰今羣臣鼎沸上可以和精神可以娛腸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

林賦曰酷烈淑郁也

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糧之飯藜藿之羹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

漢文采也說文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奉綴以驪龍之珠錯以

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陸斷犀象未

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陸

劍陸斷牛馬水擊鴻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

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

之五冕諸侯纁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纁九成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旒者也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

組纓屬也小者以爲冠纓又曰纓冠系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

黎宋有結綠而爲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揚輝劉淵林蜀都賦

橫文也說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衮而

衣金華之鳥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鳥故動足而有餘光也劉欣期

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親織成薰以幽

若流芳肆布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雍

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詩傳曰肆陳也雍

文 卷三十四 十二 中華書局聚



容閑步周旋馳燿

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南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

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

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笑倩兮

此容飾之妙也子能

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

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

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

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又曰玉路錫樊纓垂鄭玄曰樊讀如鞞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鞞古字通

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

楚詞曰建雄虹之綵旂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爲綏綏有虞氏

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爲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

捷忘歸之矢乘

繁弱之弓

儀禮曰司射插三挾一箇鄭玄曰插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

忽躡

景而輕鶩逸奔驥而超遺風

景曰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

馬名也疾若比遺風

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罟鄭玄周禮注曰彌遍

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

廣雅曰獠徒雲布武騎屯聚也

霧散

說文曰霧猶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丹旗耀野戈爰皓旰

賦曰曜野曠雲

曳文狐揜狡兔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

捎鷓鴣拂振鷺

鷓鴣振鷺皆鳥之名

當軌見藉值足遇踐

西京賦曰當足見飛

軒電逝獸隨輪轉

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力

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西京賦曰鳥不暇舉

獸不動觸飛鋒舉挂輕罽

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罽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罽弋不施於蹊

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

廣雅曰草藁生曰薄

騰山赴壑風厲焱舉

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

曰焱遠舉今雲中王逸注云焱去疾貌說文曰焱火華也

機不虛發中必飲羽

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

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斂羽高誘曰斂羽斂矢至羽也

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

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

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毛萇曰虓闕虎怒也哮與虓同也

志在觸突猛

氣不懼

懼已見上文

乃使北宮東郭之疇

孟子曰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撓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黜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斂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

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

生抽豹尾分裂羆肩

爾雅曰羆似狸形不抗手骨不隱

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

批熊碎掌拉虎摧斑

掌熊躡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

文

卷三十四

十一中華書局聚

文也上林賦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羽獵賦曰創

聚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施周禮曰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頓

綱縱網罷獠迴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駿駮齊驤揚鑿飛沫南都賦曰驤駮

鑿橫舉揚車上曲鈎高唐賦曰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

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此羽

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子樂恬靜未暇

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屋言

雲屋雙涕下兮橫流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

彼景山地理書曰形軒紫柱文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堦

迎風觀在鄴也縹壁紫柱紅梁也綺井含葩

金墀玉箱金墀猶金兜也西京賦曰温房則冬服絺絃清室則中夏

含霜劉駒除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華閣緣雲飛陞陵虛魯靈光

飛陞揭擊函谷關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也殿賦曰中坐垂升龍攀而不

速眇天際而高居

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繫巧神翔鷗仰而不速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

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

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

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

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

熙天曜日

熙光也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

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

飛翮凌高鱗甲隱

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

楚辭曰觀者澹子忘歸也

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

莊子曰任子爲大釣巨緇五十轄以爲餌躡會稽投竿東海日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釣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

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

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

芳餌沈水輕繳弋飛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

芳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

賈誼弔屈原曰襲九淵之神龍

然後采菱華擢水

蘋

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

弄珠蚌戲鮫人

楊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

擘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

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水濱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

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

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

毛詩曰宛在水

雜織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

廣雅曰抗舉也

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

天路長兮往無由

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

兮為誰脩宴婉絕兮我心愁

楚辭曰初秋蘭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

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

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

巖穴未暇此居也

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妓遺世越俗

漢書曰傅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

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

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

乃御文軒臨洞庭

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

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窳也

琴瑟交揮左篪右笙

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篪鐘鼓俱

振簫管齊鳴

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

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

之飄颻

毛詩曰倏人條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

宋玉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臣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

太后入廟先為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燿飛文

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歷

盤鼓煥繽紛

張衡舞賦曰般鼓煥以駢羅

長裾隨風悲歌入雲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錢

於郊撫節悲歌

躡捷若飛蹈虛遠蹠

廣雅曰蹠趨行也今為躡古凌

躍超驤蜿蟬揮霍

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翔爾鴻翥泯然鳧沒爾雅賦曰跳丸劍之揮霍也

舉也泯疾貌也

泯側立切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

形影相應而生

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

應而

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舞賦曰仿佛神動

類東都賦曰士怒未濞方言曰濞

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龜兮鈆

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

鈆華已見洛神賦形矯服兮揚幽若

之外謂好也

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

毛詩曰惠而好踐飛除即閑房

幙張

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動朱脣發清商舞賦曰動朱脣

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

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

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

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

張衡應問曰貫高以

端辭顯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

身

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

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

於西秦

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遂自剄公叔未詳

果毅輕斷虎步谷風

左氏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李陵詩曰

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

威懼萬乘華夏稱雄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

古之俊公子也

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

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

雲際

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

凌轢諸侯駢馳當

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

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

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 吾子若當

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爾雅曰然方於大道亮信也

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

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也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

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奏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

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章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祖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千

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超隆平於殷周踵羲

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卸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顯朝惟清王道

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也

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毛詩曰隨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是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

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章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讚典禮於辟選又曰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



雍講文德於明堂

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正流俗

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

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

章不可忘也

散樂移風國富民康

解嘲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

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

神應休臻屢獲吉祥

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吉祥也故甘靈紛

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靈降鸞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

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

之國也

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

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

此霸道之

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然主上猶

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

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滅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

也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

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側陋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東都賦曰散

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

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

淮南子

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下趨拜尚立變

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爲之綸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  
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  
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杜預左氏  
傳注曰勸  
勵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  
於穆清蔡邕釋詩曰生  
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  
盈虛與時偕  
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  
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今予廓爾身輕若飛劉梁七舉曰先  
生昭然神悟霍  
爾體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修吾初服  
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  
歸而

文選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嘉遯龍盤

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辜使我高蹈也游

文

選

卷三十五

中華書局聚

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

幽山之窮奧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與隱處也於是

殉華大夫聞而造焉殉營也乃勅雲輅飛黃東京賦曰結飛雲之

治天下於是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超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

飛黃服阜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旌拂霄堦軌出蒼垠許慎

子注曰垠粿端崖也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

迴輪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阜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遂適冲漠之

所居爾雅曰適之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廣雅曰崢嶸深冥也溟海

渾濩涌其後嶰谷唧嘈張其前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

流聲也後衮切又曰濩濩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嶰谷音義曰嶰谷峴崙北谷名唧嘈深空之貌也嶰音解嶰音牢嘈音曹尋

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

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

天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於是登絕巘遡長風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

綜西京賦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論語于張曰敢問崇德辨惑曰蓋聞聖

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

啓曰感分遺身楚辭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東觀漢記

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章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今公子違世陸沈避

地獨竄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歡滅資父

之義廢漢書曰夫入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潭短羽之棲翳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

窮澤漸漬汀潭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潭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今將榮子以天人之

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

七啓曰說游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術而居者中天乃止傾四海之

歡彈九州之腴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鑽屈轂之瓠

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言屈轂之瓠難鑽疏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



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

閉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

簫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鍾之宮也揚雄解嘲曰音朗號鍾韻清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兮挾秦

絃者高張急徽音朗號鍾韻清繞梁等而彈徵尸子曰繞梁之鳴許

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

以爲傷義故不聽也五行也音所以入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

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啓中黃之少宮

發蓐收之變商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

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援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若乃龍火西頽暄

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飛霜迎節

高風送秋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巔旅懷土之徒流宕

百懼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

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

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若乃追清哇赴巖節張

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

文選卷三十五 二一中華書局聚



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  
節也漢書曰墮銅丸以擗鼓聲中嚴鼓之節 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

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  
也宋玉風賦曰為幽蘭白雪之曲 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楚結

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  
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悲莫英之朝落悼望舒

之夕缺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莫英生於庭為帝成歷鄭玄詩箋曰悼

五占 癘釐為之擗標孀老為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

兔缺 毛詩曰寤擗有標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  
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

嘘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鱗魚出聽  
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嘘吹嘘音虛秣或為躒也 此蓋音曲之至

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應

門八襲璇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

也高臺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

之萬雉毛萇詩爾乃曉樹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曉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樹臺上起屋也曹子

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長翼臨雲飛陞凌山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陞揭孽緣雲上征望玉繩而結極

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之廳也頽素炳煥粉拱嵯峨毛萇詩傳曰頽赤也說文曰焚復屋棟也焚與粉古字通陰蚪負檐

陽馬承阿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錯以

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錯夙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方疏含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秀圓井吐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牕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重殿疊起

交綺對幌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文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

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

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攜公子不可常玩聞

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籟俯

采朝蘭

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薺許妖切

遡蕙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

漢書曰蕙風春壇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

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泚

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泚潛鯢駭驚

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爲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沈絲結飛矰理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爲之繪周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挂歸翮

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負蒼天膺赤霄上林賦曰

紫淵經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毛萇詩傳曰再止也吹孤竹拊

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

菱之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

陽阿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爲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

道雍門周曰水臨芳洲兮拔靈芝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樂以忘

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或燕燕公子曰余病未居息浩猶大也

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

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

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囹圄助天地之閉藏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禮記曰季冬之天子乃教於

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

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戎戰車也中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治也桓

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熾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

建雲髦啓雄芒

雲髦雲旆竿上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

曰解十二牛

而芒刃不頓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驩驩

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兩驩驩馬馬融曰驩驩也馬似之

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

灑或云飛羅

張脩旻 爾雅曰旻音曼夫然灑旻一以為對恐互體廣雅曰旻旻音曼夫然灑旻一

注曰民麋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灑或為羅陵黃岑挂青巒 爾雅曰巒隨也郭璞曰畫山隨長者荆州謂之巒

長豁以爲限帶流豁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下

無漏迹上叩鉦數校舉麾旌獲周禮曰鼓鉦鳴鐻車皆行鄭玄曰鐻無逸飛

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

射者舉旌以獲也 穀金機馳鳴鏑說文曰穀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音義曰箭鏑也如

今鳴箭 剪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駢武齊轍說文曰驚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

杜預左氏傳注 翁忽揮霍雲迴風烈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

竦揮鋒電滅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立也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螿獸

所藏者也 乃有圓文之玃班題之縱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玃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縱然此玃從指諸獸不

專論 鼓鬣風生怒目電睒睒光也七從切口齧霜刃足撥飛鋒說文曰齧齧骨也胡狡切

廣雅曰撥除 甗林蹶石扣跋幽叢甗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居月切孔安

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 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蜚廉以材力

事殷紂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

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 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盛封豨饋馮豕淮南

子曰伍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為豨爾雅曰債匱也甫運切債或為攢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

拉魁虬控獬廌爾雅曰魁白虎虬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勾爪摧鋸牙掉淮南子曰

勾爪鋸牙於是摯矣說文瀾漫狼藉傾榛倒壑說文曰草編狼藉也殞齒挂山曰掉兩手擊也補買切

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齒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藪為毛

林隰為丹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為玄

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

傳曰鳥獸新殺曰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勞也

又曰韜肴駟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投饗千鐘電醕萬

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京賦曰升觴舉燧既醕鳴鐘說文曰醕飲酒盡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

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

能從我而為之乎封禪文曰天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齎

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邪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劍見下文

谿之鋌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

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鑊越

鍛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髯陸刺兕甲莫之服

刀也鑊或謂為鑊廣雅曰鑊鋌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乃鍊

乃鑊萬辟千灌說文曰煉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鑊銷也說文曰銷

辟寶劍長四尺王粲刀銘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

雷公擊囊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神器化成陽文陰縵

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

莫耶曰先師親燂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囊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

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流綺星連浮綵豔發綺光色也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越絕書曰

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劍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不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椽切光如散電質如耀雪莊

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霜鏢水凝冰刃露潔典論曰

不造素質堅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鏢刀刃也字書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

煥煥如冰之將釋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

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指鄭則三軍白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引太阿之

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感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韓非子

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

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

已哉浮翮鴻鴈也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

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形震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

蓋春秋爲蜀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曰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

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况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

下文或馳各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湊楚楚王臥而設湛盧之劍

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擊楚曰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放楚王不與

者無前擁之者身雄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



戎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避逃而不敢進史爪牙景附函

夏承風毛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誅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匹

風海承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魯靈光殿賦曰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玄乘輿馬賦

方臯之所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邈甲開山

觀天機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

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眸矚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

文曰矚戴目也音閑說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

汗血霑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

不能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魯吻秦牙相前

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爾乃巾雲軒

伯樂曰天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爾乃巾雲軒

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

蚪踊躡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

凌雲先騎尸子曰馬有麒麟徑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威怒發星飛

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駿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威怒發星飛

電駭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

不暇起劉廣世七與曰駭駟之馬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爾乃

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曰

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

千五百七十里烏烏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斯蓋天下之雋

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奔其杖為鄧林

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

五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爾

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鶩鷄

鷄孟秋食麻與犬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

孟冬食黍與彘所生謂伊公鑿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章昭漢書注味重九沸和

之毛伊公鑿鼎庖子揮刀曰鑿灼也庖子庖丁也

文 漢 卷三十五 八 中華書局聚

兼勺藥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爲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

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

晨鳧露鵠霜鷄黃雀

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降鵠鷄美南都賦曰歸

鴈鳴鷄楚辭曰煎鱸雁雀王逸曰雁黃雀也

圖案星亂方丈華錯

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膳耒躬耕者之

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未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

封熊之蹠翰音之跖

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胾熊蹠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鷓鴣

脣髦殘象白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鷓鴣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鷓鴣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外也禕爾切呂氏春秋伊

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煮

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鷓鴣羊殘炙鴈羹鳧

靈淵之龜萊黃之鮐

七啓曰寒方苓之巢靈鹽鐵論曰江湖之

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

丹穴之鸚玄豹之胎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鸚鳥大鸚鵡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蹠

也

也 燂以秋橙醑以春梅

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杜預曰燂炊之也博

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醑以醢醢和以密

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

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

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爲象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

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五水畜

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頽尾丹鰓紫翼青鬣

文上林賦曰擣鬣爾乃命支離飛霜鏗鏘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

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評漫名紅肌綺散素膚雪落曰玄

也益人名也評普彭切霜鏗已見上文離素膚又曰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離若散雪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繁肴既闕亦有寒羞也蒼頡篇曰闕訖

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爲重之籟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籟也商山之果漢臯之棲

漢書曰四人者秦深山已見西都賦漢臯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

彼漢臯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棲亦橋之類也音湊或曰棲析龍眼

之房剖椰子之殼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

器殿卽核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殿苦角切協韻苦豆切芳旨萬選承意代奏鄭玄周禮注曰選

傳曰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樂縣其闌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

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鄴酒吳地理志曰浮

蟻星沸飛華筵接

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

博物志曰玄石

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仗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傾壘一朝可以流酒

千日

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酒蝶曼千日已見上文

單醪投川

可使三軍告捷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

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

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曄曄盛貌也

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

之饌甘腊毒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曰

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

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明也晉為金德

故曰金華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周易曰明兩作離大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玄賦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

之在毫

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南箕之風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

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

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

離於畢者雨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

典導氣以樂宣德以詩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閉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

乎鳥紀之時

左氏傳曰鄉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王猷四塞函夏謚寧

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

同己見上文爾

丹冥投烽青徼釋警

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阯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為

夷狄之

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

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

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

師而封齊其功銘

羣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於昆吾之冶也

代郁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

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

乎文哉耕父推畔魚豎讓陸

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

夫取危冠之飾與臺笑短後之服

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

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六合時豈巍

巍蕩蕩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玄韶巷歌黃髮擊壤堯蒼曰髻髮也髻與韶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

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矇矇

音蒙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

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貉孔晁曰貉夷之別也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

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探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莫不駸

奔稽顙委質重譯毛詩曰駸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虫焉說文云蛟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蛟

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

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摠名明為人所禽制也鳴鳳在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林夥於黃帝之園

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

楚人謂多為夥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

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萬物烟燼天地交泰

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

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徧謂周曰吾知道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老子

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敗

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摺紳濟濟軒冕藹藹

藹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功與造

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道遙周易曰

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

起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

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闕而鬪者止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



春秋曰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屢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廖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淫除也 向子誘

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其屋蔀其家履曖障光之物也既

厚家覆闇之甚也 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

所欲故靡得應子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至聞皇風載肆時聖道醇 杜預注

曰肆是也于匪切尚書曰政舉實為秋擣藻為春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實仕而

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荅賓戲曰擣藻如春華 下有可

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民或為屋

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詔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善曰言馬不

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 晉灼曰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被世幾

之塗聲類曰蹏躡也任計切

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夫泛駕之馬蹠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其令州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蹠音拓或曰音尺

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也察審

知然後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薦之也善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 賢良詔一首

####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

而民不敢犯墨子曰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子曰昔舜

國尚書傳曰無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不循化而使也

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善曰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曰東

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善曰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曰東

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善曰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

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善曰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

挹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善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折支

甲切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善曰渠搜屬雍州在金城關之西善曰北發國

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善曰鄭

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善曰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

文

卷三十五

十二中華書局聚

川谷不塞

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麟鳳在郊藪河

洛出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

嗚呼何施而臻

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善曰尚書曰

曰子唯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來朕攸濟

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

曰猶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

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賢

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

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

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誥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

武平侯

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

在西土遷于唐衛

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

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化境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

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

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以譬

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

上而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

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曰惟祖惟父

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

鄭玄曰先正先臣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

爲公卿大夫也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鄭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尚書周

壽平格保又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

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

君之忠於本朝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闢王政又曰會後及黃巾反易天

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

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

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

氏有不材子以亂天常尚書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

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遂建許都造

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魏

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

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

員曰少康祀夏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蕪陽之役

橋裝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

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

也蕪縣屬沛在陳之東也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迴  
稜憺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  
戈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

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

曰遇戈邪指南越相夷

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

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

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眾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

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

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

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當此之

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君執大節精

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奮其武怒運諸神

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

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之野鄭玄曰致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

天所以罰殛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眾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

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濟師洪河拓定四州并也袁譚高幹咸梟

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

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

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

尚因之逼據塞北

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踰頓尤強故尚

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

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

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

之功也

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眾大崩斬

蹋頓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劉表背誕

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犂謂鄭行人揮曰于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

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

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

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

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

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鑊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永無鮮卑丁令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鮮卑丁令

重譯而至箠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

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狏三曰密吉四曰箠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絳屬也箠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箠于為單于疑

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屬單于。白屋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邛笮諸吏比西

南夷也。又曰：滇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

德宣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

於遠也。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吏無苛政，民不曰慝。禮記曰：孔子過

文王，周道兼于庶獄，庶慎也。墓者而使之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

諸庸，回邪服菟，慝杜預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書曰：敦敘九

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

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

之盛，其遺書。禮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

毛萇詩傳曰：養無也。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崇其

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

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其在周成，管蔡不

靖。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

靖。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

文選 卷三十五 五 中華書局聚



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

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世昨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

表顯也海杜預曰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

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

績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曰虎賁三百人又曰

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

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

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不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

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

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

齊晉朕甚慝女六切焉漢書哀帝詔曰惟念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

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

任焉尚書曰肆予冲人永思厥艱又曰己子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

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

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彪

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

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

錫君玄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

用建冢社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

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

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

毛公入爲卿佐

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周邵師保出爲二伯曰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

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

信也允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宰孔以君經緯禮律爲民

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使安職業無或

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君勸

分務本畜民昏作左氏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畜勸分杜預曰勸

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

旒農自安弗昏作勞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

鳥副焉曰衮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鳥青絢

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少

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用錫

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

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

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

力四方汝爲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

曰匈奴和親朱戶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

朱戶納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

其難之知人官才任賢羣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是用

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爲陛以有兩旁上下

尊者不欲露而升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

陛故內之鬻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

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是用錫君虎賁

之士三百人

虎賁三百人已見上文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

犯關干紀莫不誅殛

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千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蒼頡篇曰鈇也君賞也又曰鈇斧也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

揜討逆節折

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謂也

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旅黑也弓

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

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

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 明允

篤誠感乎朕思

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

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爲杓謂之圭瓚

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

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

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尚書王曰簡恤爾衆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